

風塵

客人

小組會議的進行，突然被打斷了……

板門像給一股暴風衝擊着，猛地撞開了，一個猩猩樣的，巨大而僵僕的身體，從門框裏艱難地塞了進來。猩猩的背上壓着一個龐大的黃色被囊，腰旁又拖着一隻精緻發亮的綠色皮箱。門框本來不很大，被塞得幾乎要撐開去。巨大的身體硬掙了兩下，好不容易才擠進屋子裏。黑色的被囊忽然落在泥地上，激起一陣灰霧，直撲到每個同志的鼻孔裏。

跟着這巨大的身體一移開，一片強烈的太陽光從門裏推進來，而就在這撩眼的

太陽光中間，出現了我們的來客！——一個和太陽光同樣耀眼的漂亮女人。

真！那一眼就看得出是剛從都會裏來的。除開頭髮上一些新蒙上的灰土以外，找不出一點能夠和這小村落的氣氛調和的地方。染黃了的髮辮蓬鬆地垂在後頸上，臉孔是瓜子形的，兩顆顴骨微微的凸出着，眉毛畫得很長，眼梢動人地向後揚起，射出一種攝人的晶瑩光彩。她穿着筆挺的黃呢馬襪和棕色的雞皮球衣，一隻旅行用的黃色皮包斜掛在球衣上面，在太陽光里閃爍出驕傲的光芒。

「這位同志……」小組會議的主席驚愕地迎上去，一大堆探詢的眼光跟着他。

但是客人却沒有理會，纖長的身體一扭，旋了一個半圓形，那個猩猩樣的漢子正拾着一件稀濕的布衫，朝她蠢蠢地望着，荷噓荷噓的喘着氣。

一張角票飛落在他手里，立刻從嘴里爆出一大串不平的抗議，那難懂的主語，簡直就是一隻猩猩在咆哮。

「什麼話？一毛錢還不夠？你們鄉下人，簡直比城里人還不老實！」

客人又着兩隻膀子，用最正確的國語說，那尖銳的聲音里，好像含着一種什麼金屬的東西，撞落在霉潮的泥牆上。

「先生娘，重得緊囉……」

「什麼先生娘！」客人流線型的眉毛一攢，顯然是冒火了。她從褲袋里又掏出五分錢，摔落在泥地上，尖起兩片薄的嘴唇：「去！去！去！去！真討厭！」

門隨着大猩猩的背影吱的關上了。主席又訥訥地接上去。

「請問這位同志……是打那兒來的？……」

不知道是對這個稱呼不很高興，還是剛才對腳夫的火氣還沒有發盡，她沒有馬上回答，把腦袋向後一晃，掠一掠耳旁的鬚髮，抬起眼睛，向屋子四角掃了一下，細長的眉毛又微微的皺攏來。屋子很湫隘，盪漾着一種五月天的潮濕的霉氣，泥牆上的石灰，剝落得像給什麼啃過似的，現在給糊上了許多顏色的標語，並掛着一幅「×××軍戰地服務團第×組」的三角形假旗，可是仍然掩飾不了那些醜陋的瘡疤。正對着門的這面，有一個二尺見方的小柵窗，窗子頂上貼着總理和總裁的畫像，窗下是一張巨大的辦公棹子，一隻蜘蛛正在窗柵上默默地進行牠的工作。

主席有些狼狽了，拿起手趕着停在他額角上的一隻吮吸汗珠的蒼蠅，旁邊一個年紀最輕穿工裝的女同志，溜着眼睛偷瞅了一下。

「請……請問……」

「唔——」客人點一點頭，大方地說，「我就是黃嶺。」

「啊！原來是黃蘋先生！」主席的眼睛霍地亮起來，一種震顫的電波通過每個同志的臉孔，大家抑不住的微微騷動一下，驚異的眼光重新投落在客人的身上。客人像一隻孔雀般挺立着，沒有移動她的姿勢，從眼梢上透出微微的一笑，晶瑩的眼光掠過多人的頭頂，落在正對面的方窗上。

黃蘋，這個響亮的名字，那一個救亡工作者不知道。她是著名的婦女運動領導者兼散文作家，她曾經領導過一個婦女救亡團體，去過華北戰區；她在南洋主持過救國募金運動。她出版過兩本散文集，而且還著過一本「農村婦運講話」——她會來到這樣近前線的小村落，確實是意想不到的事。

「我剛從×軍長那里來的，打算用新聞記者的資格，到前方去跑一趟，」黃蘋女士用那金屬般的聲音說，一壁把皮包放在左膀上打開來，在大堆兒信件和電報中間慢慢地翻着，「這里那一位是周同志？」

「就是兄弟……」主席連忙回答說。他感到有點惶惑不安，軍長把這樣一位人物，介紹到他這湫隘的小窩里來幹什麼？他怔怔地注視着黃蘋女士柔順的手指，在發亮的皮包上迅捷地移動着。

「很好，」黃蘋女士從皮包里抽出一隻巨大的信封，在手心上輕輕一拍，「這是軍

長給周同志的信，因為這邊過去的公路破壞了，所以今天打算在這兒休息一晚，軍長已經有電話通知司令，叫前面兵站明天早上派馬來接我。」

「歡迎得很！」周同志恭敬地鞠了一躬，從辦公桌旁邊，拉過一張板櫈，請客人坐。「只是這兒太骯髒了，而且我們都是孩子們，還得請黃蘋先生原諒和指教。」

黃蘋女士眉毛挺了一下，沒有說什麼，卸下肩上的皮包，輕輕地坐下來。那個年紀最輕的穿工裝的女同志趕緊的擠進一步，從口袋里摸出一本皮面精裝的紀念冊，向客人一鞠躬：

「黃蘋先生——」

黃蘋女士瞟了對方一眼，又是微微的一笑，那女同志臉孔一紅，像一隻迷惑的小貓似的躲到周同志背後去了。

這時，她才開始注意到屋子里的人，一共是七個，四個男孩子和三個女孩子。除開那主席是個蒼白瘦削的，肺病型的青年，一簇烏長的頭髮黑壓壓地覆在他三角形的瘦臉上，像個憂鬱的詩人似的，其餘六人差不多都是粗黑茁壯的小夥子，睜着發亮的眼睛默然地望着她。這樣的青年，黃蘋女士在抗戰中看過很多，這對她引不起甚麼特殊的印象，也沒有必要去詢問這些青年的姓名。她端起周同志送過來的一杯開水，安靜地喝着。

周同志坐在她的對面，窘感地搓着手背，那客人身上似乎有一種豪貴的光彩逼住了他，使他感到窒息似的，頭額爆起的那根粗筋，更急劇地跳動起來。

「哦——」黃蘋女士忽然記起了什麼，把杯子一推，霍地站起來，「你們在會議，是不是？你們開下去吧！我不願意妨礙你們的工作。個人妨礙團體的工作是不應該的！」

「那莫關係，那莫關係……」周同志吃吃地說，跟着站起來。

「開下去！開下去！」她像命令似的揮揮手，踢開背後那張椅子，把身體移到門旁去，「我跑了路，正需要蘇息蘇息……」

這人的光芒離開了周同志的眼睛，他好像鬆了一口氣，趕緊跟着客人道歉，順手又抽了一本油印雜誌遞過去，陪了一個笑：「這是我們的一種出版物，請黃蘋先生指教。」黃蘋女士輕輕謝了一聲，沒有翻，往門邊那張洗臉的棹上一擱，隨着蹲下去，開那隻綠色發亮的皮箱。

同志們重新在辦公桌子四周坐下來，桌子上堆滿着紙張和書籍。周同志翻一翻記錄；找出剛才討論到甚麼地方。

「現在我們尊重黃蘋先生的意見，繼續討論下去，關於第二項工作……」
「O, Damned,」主席話還沒有說完，又突然被那金屬般的聲音打斷了。黃蘋女士候

的站起來，「我把烟捲兒忘了帶來，這真糟糕！周同志，請你們勤務替我去買一聽烟，可以嗎？」

「我們這兒沒有勤務呀……」周同志楞着眼，搔搔他那烏長的頭髮，同志們望着他吃吃地笑，他向那個穿工裝的女同志擺擺手，「張同志，就請你去跑一趟吧！好不好！」張同志從睫毛底下向主席瞅了一眼，這才慢慢的站起來，黃蘋女士從褲袋里抽出一張鈔票，放在她的手里：

「買一聽前門，否則就是 Ruby Queen——對不起。」她像慈祥的母親般的拍拍張同志的肩膀，把她打發出去了，接着旋過身來，提起足尖在泥地上劃了一個半圈。

「你們知道，烟捲兒是我們文化人的第二食糧呀，哈哈……」她抖動着瘦削的肩膀格格地笑起來。

「嗯！」主席似答應非答應的嗯了一聲，並沒有抬起眼睛望客人，他把指節在桌上輕輕敲了兩下，提起同志的注意，「現在我們繼續討論，關於第二項，自衛隊工作……」

同志們偷偷地望望黃蘋女士，她把手插在褲袋里，踏着跳舞般的步子，在室內輕輕地踱着，大家交換了一個會意的微笑，沒有人說話。

「請快一點發表意見！」主席又焦燥地敲敲桌子。

門吱的叫了一聲，張同志登登的跑回來了，她衝到黃蘋女士的前面，拭着臉上的汗，喘喘地說：「這裏沒有前門，也沒了 Ruby Queen，這裏頂好的就是老刀牌。」

「老刀？」黃蘋女士嚥下一口苦藥似的，右面的細眉毛顯然往上一挺：「這真糟糕，軍長送了我兩聽三砲臺，我怎麼弄忘了！這真糟糕，Darned！」她燃着了烟，在離開桌子不遠的一張行軍床上輕輕坐下來，感慨似的吐出了一口氣。

「戰時的旅行真不方便呀，簡直就像在非洲旅行一樣，譬如說，我們幹新聞記者的，本來在任何場所，都可以享受最大的便利，一個記者要比一個高級官吏享受更大的便利的，但是現在却非刻苦耐勞不可了。」她彈一彈煙灰，忽地又站起來，把手在背後一交，使勁地又挺着胸脯說，「但是這種精神却是必要的，尤其是我們新聞記者，所以我這一次到前線來，就是希望來提倡一下這種刻苦耐勞的精神。由於我的提倡，中國文化界朋友也許會改變一下作風，我相信。」

黃蘋女士仰起脖子，吹出一個個青色的烟圈，望着它裊裊地向黝黑的房頂上升，在溼潮的空氣中消失了。

「是的，黃蘋先生的精神，我們佩服得很！」一位背着客人的同志冷冷地聳一聳肩

膀，主席立刻朝他瞪了一眼，沒有說話。

「是的，不過——」黃蘋女士又坐回到行軍床上，把右腿望左腿上一攔，語調忽然嚴重起來，「在政府方面，却應該考慮另外一個問題，那就是關於物資的流通，譬如說這烟吧，我們很可以設法從後方運輸過來，前方的東西也可以流通到後方去，這樣才可以有一個Circulation（她把握烟捲兒的那隻手，在空中劃了一個圓圈，）這是戰時經濟上一個重要問題。關於這點，我不久要發表一篇文章，主張設立一個戰區銀行和一個戰區物產公司。這確實太重要了。因為工作和現實生活是不能脫離的，生活不安定，工作怎樣能順利進行呢？你們說對不對？」

第一支烟很快的就抽完了，她用一種打水片的姿態，把烟蒂扔到痰盂裏去——嗤的一聲熄滅了。

可是黃蘋女士的宏論並沒有停止。她又從經濟問題扯到新聞事業，她談到新聞記者的神聖和責任的重大。批評人家不重視新聞記者的錯誤。她使出許多優美的姿勢，褐黃的鬚髮在顫動後不停地顫動，微凸的額骨上，泛出一層興奮的紅光。每發揮一點，她照例要補上一句，「關於這一點，我不久將發表一篇文章。」

主席好像頭上長着白蠟似的不停地搔着他那烏長的頭髮，桌子上——白銅鬧鐘，短

針已經快指到4字了。「是的，是的。」他含糊地答應着客人，又望望他的同志們。那個管會議紀錄的小胖子，現在側着身體，把肥圓的下巴壓着左手的手腕，右手提着鉛筆，就在紀錄紙上悄悄地替客人畫速寫。主席朝他皺皺眉毛，另外那個張同志，把舌頭一伸，撲嗤的笑了出來。

屋子里更加黯暗了。窗柵上那隻蜘蛛已經完成了她的工作，靜靜地蟄伏在網的中央，只有黃蘋女士金聲般的聲音，像山谷的瀑布一樣，永遠是沖沖地沖沖地沒有停止。

突然，那隻鬧鐘像睡醒了似的，大聲地叫了起來。這強烈的聲音才把黃蘋女士的宏論打斷了。主席眼睛一亮，迅速地站了起來，生怕給甚麼逃走似的，緊緊地揪住了鬧鐘的鈴。

「黃蘋先生，讓我們把你的行李安頓了，再談，好不好？」

「哦——」黃蘋女嘴唇一尖，發出一個悠長的聲音，好像拖了一個極長的驚嘆號般的，「對了，我總以為你們是有勤務的，那可很對不起呀！」她站了起來。

「沒有關係，」主席果斷地說，立刻動員全體的同志，把黃蘋女士黃色的被囊和綠色發亮的皮箱，搬到隔壁一間房子里去，那屋子里也有一個小窗，窗下安着一張行軍床。同志們把黃色的被囊打開來，替客人鋪好床，又替她找到一張桌子，一切動作都以最

大速度進行着。在五分鐘之內，什麼都舒齊了。黃蘋女士當然也不會空閒，她從皮包里抽出一摺未復的電報和信件，往桌上一攤，向着同志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：

「時間真不夠呀！你們瞧，這許多電信都沒有復，這許多電信——」

同志們重新回到辦公室，每個人身上彷彿卸去一副沉重的負擔，誰都想挺一挺胸脯，吐出一些什麼似的。張同志把小胖子畫的那張速寫，倏的搶了過去，在頭上揚了兩下，正要叫出來，却被主席嚴肅的聲音嚇住了。

「同志們，時間再也不許浪費一分鐘，我們要在一個鐘頭之內把會議結束，現在立刻開始，關於自衛隊工作的檢討……」

周同志彷彿大哥哥般的，嚴厲地注視着同志們，會議順利地進行下去了。小胖子重新換過一張紀錄紙，把鉛筆在紙上沙沙地疾掃着。一個剃和尙頭的山東佬——指導自衛隊工作的趙同志，站起來作了一個簡短的報告，主席立刻接了下去：「好，現在我們可以開始檢討了。」

正在這時，隔室的門又呀的打了開來，主席的背上一冷，黃女士又像孔雀般出現在桌子前面了。

「我送你們一本書，這是我最近出版的著作。」黃瀨女士一臉熱心的樣子，把一本簇新的小冊子，隔著桌子遞過來，「這也許你們已經看過，但我覺得還應該送你們一本，這對於你們的工作多少是有幫助的。」

黃瀨女士昂著胸脯，從那揚起的眉梢上，射出一絲莊重的微笑，輕輕地掠過每個同志的臉孔。

「謝謝，謝謝，」主席彎了彎腰板，逼出一個苦笑。這書是挺漂亮的，封面是用道林紙精裝，印著黃瀨女士原稿的真跡。「農村婦運講話」，六個挺秀麗的紅色鋒版字，也是作者的親筆。

「我想，你們在會議上可以把它討論一下，」黃瀨女士十分關切地提議地說，掠過剛才坐的那張椅子，在桌旁坐下來。

「我認為婦女運動在中國民族解放戰爭中，是具有決定的意義。抗戰最後勝利的主要關鍵，就在婦運的發展怎麼樣。你們想，我們要達到全民動員，首先非得全家動員不可，而全家動員不從婦女入手，怎麼成呀？所以——」黃瀨女士用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嚴肅神態，把手指在空中一劃，額骨旁邊的幾顆雀斑，興奮得幾乎要從皮膚里跳出來，「所以我堅決主張，在一切救亡工作部門中，婦女運動應放在第一位！」

一个青人

17 morning

「不過——」小胖子把腦袋一偏，剛剛嚙嚙地吐出兩字，却像海灘上的沙礫碰到巨濤似的，立刻給黃蘋女士激盪的聲浪冲掉了。

「第一位——這是非常重要的！」她重覆了一遍，「我在這本書里解釋得很詳細，你們可以去研究。而且我在這里還特別指出，婦運的八大原則和十大綱領——」

忽然，她頓了一頓，重新燃着一支香烟，把火柴扔掉了。「第一……」

主席像癱瘓似的靠在椅背上。小胖子下了一个決心，把紀錄紙廳的捲起來，往公文夾子里使勁一塞，撐起兩隻肘子，像隻大貓般伏在桌沿上，打定心思，花兩個鐘頭來領教黃蘋先生的婦女運動講話。

吃過晚飯，同志們集合在門外的草坪上練習唱歌。小胖子揮着肥白的膀子在指揮着，跟着他的手臂曲線般的舞動，同志們的歌聲被押下去又突然被鉤起來。

黃蘋女士從草坪前面的一個土坡上，緩緩地走了下來，她這時換上一件藍色法蘭絨上衣，反出潔白的襯衣領子，在這空曠的田野上，更顯出她一種莊穆的輪廓。她肩上掛着一隻小小的軍用望遠鏡，似乎剛從坡頂上瞭望了風景回來。雖然是三丈多路，一羣骯髒褻褻的野孩子，睜大了驚奇的眼睛，噤噤喳喳的跟着她。

五月鄉村的黃昏，潮濕的空氣里，盪漾着新鮮的野草氣息，土坡周圍的水田里，滿眼都是蔥綠的新秧，斬齊地織成一片，從草坪前面一直伸展到遙遠的地平線上，被沉沒在暮靄中的一抹青山，像屏風般擋住了。太陽早已下去，稀薄的紫霞淡淡地纏掛在西邊山峯上，天空是碧淨的，幾顆蒼白的小星已經開始在閃爍了。

黃蘋女士緩緩地踏下山坡，走到草坪上，同志們已經唱完了歌，周同志趕過來招呼她。黃蘋女士又拿起望遠鏡望天空的小星，用一種讀詩般的聲調，向周同志說：

「多美麗呀！祖國五月的原野！」

野孩子越來越多了，後面並且添上兩個抱着嬰孩的女人。嚙嚙喳喳的聲音更強烈起來，就像一羣蠢動在泥濘里的小豬，忽然彼此咬了口，站在頂前面一個拖鼻涕的小孩，脫口的叫了出來：

「噉噉，洋人啊，她在說洋話呢。」

「洋人啊！洋人啊！洋人在打千里眼呢。」所有的孩子都望她指手劃腳的叫起來。黃蘋女士迴過臉來向野孩子們厭惡地橫了一眼，那個拖鼻涕的孩子，睜大着兩隻眼睛，默頭默腦正朝她望著，忽然鼻子用勁地一吸，一條黃綠色的濃鼻涕驕的縮了進去。

「呸！」黃蘋女士噁心地吐了一口涎沫，把手帕拭拭嘴——「走開！真討厭！鄉下

人！

「回家去！回家去！有什麼好看的！」周同志大聲地叱逐着，揮着兩隻手，像趕小雞似的，把那羣野孩子趕走了。

「鬼子婆，

兩道毛，

貓兒眼睛獅子頭

孩子們唱着頑皮的山歌，向着蒼茫的山坡上逃去了。

天漸漸的黑下來，同志們都回去工作了。周同志陪着客人向屋子裏走去，小窗子裏一縷暗黃的燈光，向他們迎面投射過來。

「鄉下民衆的文化水準真落後啊！」周同志生怕客人生氣，故意的搭訕着。

「是呀！這是抗戰中一個嚴重的問題！」黃蘋女士並沒有生氣，却像考慮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似的，凝視着前面的燈光喃喃地說。「我們文化界應該負起這個任務！我這次出來，就把民衆問題放在採訪工作的第一位上，這確實太重要了……呢，對了，——」她忽然又記起了什麼，把脖子一偏，向着周同志諍：「我正想訪問——這兒的民

衆，你給我去叫幾個來，可以嗎？」

「那倒不必，周同志不知爲什麼忽然笑了起來，指指另一座屋子里射出來的燈光，「今天晚上我們剛好就有一個農民晚會，在對面這祠堂里舉行。黃蘋先生願意的話，可以跟他們隨便談談。」

「晚會，啊，好極了，一個美麗的名詞！」黃蘋女士用足尖踢踢路旁的石子，她回想起曾經在什麼地方看過一幅俄國的名畫，幾個紅臉孔的淳朴的農民，圍坐在一盞風雨燈前面，畫得很美麗，而那幅名畫的標題正是「晚會。」

他們踏進了一座陰森森的祠堂，那古舊的屋子里，到處都是黑越越的影子，石階前面幾株高大的柏樹怖人地矗立着，院子里可以聞到一種腐草的氣息，只有東邊的側廳里，現在是點上一盞暗黃的煤油燈，燈光中間有一羣黑影在晃動着。

黃蘋女士小心地踏着腳下的石板，像走在冰上似的一步一步的摸過去。她心里怪不舒服的想，這裏爲什麼不掛上一盞燈？可是她沒有說出來。

他們一踏入那間東廳里，里面的喧囂立刻停止了。約莫十四五個本地的農民，有老頭子，有壯丁，也有女人小孩子，三三五五的坐在幾條板檯上，一個女同志在陪着他們，煤油燈照在他們的腦壳上，反射出一層暗紅色的油光。他們驚奇地望着客人進來，千